



新史學

叢書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

——重新解读赵树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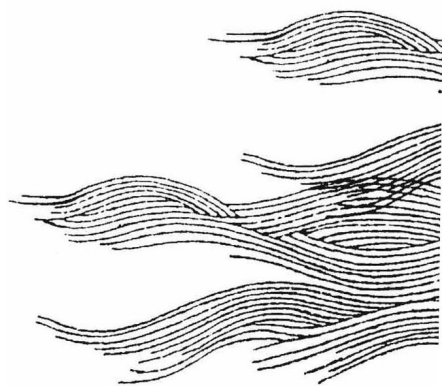
陈为人◎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

——重新解读赵树理

陈为人◎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陈为人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8

(新史学丛书)

ISBN 978-7-218-07244-9

I. ①插… II. ①陈… III. ①赵树理 (1906~1940)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996 号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

陈为人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策 划：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肖风华

装帧设计：李桢涛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 号：ISBN 978-7-218-07244-9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插 页：2 字 数：280 千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3781421

总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趣；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推荐序 I | Reinterpreting Zhao Shuli

丁 东
著名学者

陈为人和他的作家传记

陈为人的大作《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约我做序，我欣然从命。

陈为人和我的妻子邢小群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我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也见过面。但真正和他交往，是在 2002 年。当时，陈为人准备启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的写作，来北京采访知情人。某天，他给我和邢小群打来电话，要我们谈谈对唐达成的印象，并征求我们对传记写法的建议。此前我已经看过陈为人在《黄河》上发表的回忆唐达成的文章，印象不错，但我还是向他坦率直言，要写就写真实的唐达成，写出唐达成命运背后的东西来，并建议参考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其实，当时我对陈为人的写作计划没敢抱太高的期望。我不知道他与唐达成的关系深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对当今传记写作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把握到什么程度。

2003 年夏天，正在蒙特利尔女儿家探亲的陈为人给我发来了书稿的前六章。几十万字，我是在电脑前一气读完的。我预感，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非常成功！当即给他回信，希望他一鼓作气，赶紧完成。接着，陈为人又用一年多的时间，不但完成了初稿，而且反复推敲，改出二稿、三稿、四稿、五稿。一部沉甸甸的大作，终于杀青。我认为，此书达到了目前中国当代作家传记的最高水平。它视野开阔，材料详实，思想锐利，感情饱满，文笔流畅，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学关系的复杂肌理的透视，对 80 年代中国文坛高层人际

关系和心理氛围的挖掘，都超越了前人。我相信，此书将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难以绕过的必读书。

然而，此书的出版并不顺利，不但在国内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功亏一篑。原先答应在海外寻求出版的唐先生的哥哥也表示为难。最后，我推荐给了在美国定居的朋友王笑梅。她经营着一家小型中文出版机构——溪流出版社。收到我转去的书稿之后，她慨然同意出版。

陈为人唐达成立传之所以成功，我概括了六个原因：

其一，陈为人与传主唐达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唐达成的朋友中，或许没有第二人。陈为人称唐达成为唐师傅，称其夫人马中行为马师傅。这是工厂里习惯的称谓。当年，作为文学青年的陈为人，是在唐达成最落魄的时候拜他为师，成为他身边几位追随者之一的。试想，身为检修工、勤杂工，有时还要当运尸工的唐达成，身边有人向他讨教文学，不正是给了他一线人生意义的希望？正是在唐达成的指导下，70年代，陈为人发表了一些作品，太原市推荐他上了山西大学的工人作家班。陈为人与唐达成一直保持着无间的师生、朋友之情。他目击了唐达成从大落到大起的全过程。他不只是近距离的目击者，甚至因常常是唐达成的倾诉对象而成为他生活的参与者。陈为人是有心人，无论出于学生对老师求教的心理，还是出于对朋友间倾诉的珍惜，或是出于对高位状态下唐达成心态的研究，他总把与唐达成谈话的内容很快记下来。这样，当他揣摩分析唐达成时，也有了可靠依据。唐达成为人的真纯也在这里，他没有因时过境迁的腾达，疏远昔日的朋友。而陈为人，或是其他人，如果在唐达成登上高位再与他相识，已不可能建立如此深厚的交情。

其二，陈为人是从山西省作协秘书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唐达成曾是中国的高层文艺官员。如果说，他们没有在文艺界从政的亲身体验，就很难深切地体会到官场的游戏规则、文艺体制的微妙和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很难深切地体会唐达成内心的苦闷、踌躇和选择的无奈。由文人而文化官员，是某些作家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没有尝过官员滋味的，可能总想尝一尝。唐达成和陈为人，都是尝过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就有了蓦然回首的反省。陈为人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想重新拿起笔。先是动手写长篇小说，后又决定放下未完的小说，写唐达成传。他追溯唐达成的心路历程，何尝不是重温自己的心路历程。先做这件事，无疑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魅力。他写唐达成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

其三，陈为人的写作的动机比较纯粹。现在的作家传记研究，有几种动

机。有的是学位论文，有的是某一级别的科研项目，有的是受作家本人或亲属的嘱托，有的是出版社的约稿或文化公司的策划。而陈为人写唐达成传，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项。他完全是受到内心的驱使。没有一个机构给他提供一分钱的经费。他为了完成采访活动，自己投入了旅差费几万元。为了节省旅费，他住在马中行家，妻子对他非常理解，给他做饭，并录制资料，全力支持他写作。人说，知识分子的意义莫过于立功、立德、立言。我想，此书的写作动机也可以归之为“立言”二字。他不仅仅是写唐达成，也是审视几十年来在体制下的文化人的命运和精神。这种动机，使他决意不受外在干扰，一鼓作气，一吐为快，吐罢方休。

其四，陈为人选择了一条明智的研究路径。中国的当代作家传记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研究，有一种重文本而轻人本、重作品而轻社会的偏向。写唐达成的传记，如果把研究重心放在唐达成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上，至多只能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一个尖顶。陈为人没有止步冰山尖顶的描述。他把更大的气力投入到水面之下的挖掘。如何挖掘？陈为人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档案。现在要想查阅官方档案没有条件。但唐达成留下了私人档案，他家保存了一批文件、手稿、书信、笔记和日记，马中行和唐大年也向陈为人开放了自己的日记、笔记，再加上张光年日记等同代人的出版物，这就使陈为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史料。二是口述历史。这是本书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陈为人为了写这部传记，到北京、上海采访了七十几位与唐达成有过交往的同事、朋友、当事人，即包括和唐达成关系友好的人，也包括和唐达成发生过冲突和摩擦的人。得天独厚的资料占有，就使陈为人的传记成功了一多半。因为我们这些想明白文艺界内情的人，往往看原始资料的心情更为迫切。从那些口述人的语气、措词中，都可以品出百般况味来。中国的当代作家传记，通行的写法都是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叙述作家的生平故事和创作成就。即使讲一点作家的局限，往往避重就轻。而陈为人写唐达成，却跳出了俗套。他无意溢美传主，而是截取传主经历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以传主命运跌宕为线索，辐射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追求一种大人生的叙述。

其五，陈为人广泛吸收当今思想界的文化资源。他为了写这部书，买了很多书，看了很多书，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心理、社会诸多领域。陈为人是小说作家出身。如今的小说家，好多人都有一种知识自足感，不屑于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知。陈为人年近耳顺，却仍然保持着求知的渴望。史学意

义上的人物传记，有别于文学意义上的传记体小说。一般来说，写惯了小说的人，从事史学范畴的传记写作有利有弊。利是文笔生动，富有激情，不呆板；弊是容易袭用小说的虚构手法，失去了史笔的真实。在这本书中，陈为人发挥了小说家的长处，避免了短处。在他叙述的过程中，你能体会到作者内在的激情，却没有轻率地主观虚构。

其六，陈为人在这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集思广益。我不知道他先后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光我亲历过的讨论，就有两次。有一次在马中行家里，我和崔卫平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只好又请张凤珠参与进来，才取得一点共识。陈为人吸收大家的意见，决不是随波逐流。关键之处，他是坚持己见的。在社会上，唐达成的基本角色是文艺评论家。陈为人为唐达成立传，在这方面却没有过誉之词。他对唐达成文艺评论方面的成就，评价有所保留。这一点引起了马中行的不快。书稿出来后，马中行甚至一度后悔：我这么支持你写作，你却这样评价作为批评家的唐达成？陈为人和马中行行为此发生了争执。作为妻子，希望别人对丈夫评价更高一些，也是人之常情。但身为作者，为了迁就亲属的情绪，如果无原则地拔高，就不值得称道了。好在不几日，看过书稿的陈丹晨来到马中行家，诚恳地对她说：这本书，水平远在我新出的巴金传之上。老唐很幸运，交了个好朋友。

读过陈为人这本书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都给以极高的评价。他家居住的太原南华门东四条的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同事们，因此而对他刮目相看。北京、上海、全国各地乃至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学者，也对他青睐有加。从此，陈为人的传记写作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一个小说家变成了一个传记作家。从马烽、胡正、周宗奇、李国涛、韩石山、钟道新、赵瑜、焦祖尧、田东照一路写来，这本《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已经是他完成的第十一本作家传记。然而，这又是他在内地成书的第一本作家传记，近期内地一家出版社还将出版他的另一本作家传记《马烽无刺》。其他传记囿于传主的影响力，某些出版社担心没有市场，或由于其他原因，目前尚无出书安排，只是在一些期刊选载，但也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

陈为人过去完成的作家传记，传主都是他的熟人。惟有赵树理已经惨死于“文革”，在生前他无缘相识。但这不妨碍他继续倚重口述史学方法，进入传记写作。因为赵树理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仍然可以成为他的采访对象。

这本传记一如既往，审视的重点在人本而不在文本，在传主的命运而不在

传主的文学创作。选择这种视角，自有其内在的道理。

赵树理是上世纪一位极具代表性的革命作家。党要求那一代革命作家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赵树理的人生首先只能是政治人生，其次才是文学人生。政治对他来说，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小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适应了党的政治需要，成为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样板，备受党的称赞。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几年，党的政策越来越左，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着正直本色并和农民保持着血肉联系的赵树理，对这种政治就越来越不适应。良知驱使他不但要用作品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忧虑，而且要直接向中央写奏折，发出建言。然而，他的意见遭到拒绝，成为离经叛道的罪证，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判。直到“文革”，党内斗争从文化界开刀，他也成为领导层抛出去的政治祭品，最终惨死于政治权力和社会暴力的双重迫害。赵树理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此前，有关赵树理的传记已经出版过多种。陈为人有意识地将赵树理的命运放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背景中进行深度解读，仍然给人新意迭出之感。

作家关注政治，介入政治，并非误区。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就曾竞选总统之职。而赵树理生活的时代，只允许作家充当权力的喇叭，不允许作家发出独立的声音。赵树理想农民之所想，哀民生之多艰，为沉默者代言，竟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不但要尊重作家作为艺术探索者，不当权力的点缀，为艺术而艺术；而且要尊重作家作为公民，行使国家主人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今天的作家中，后一种品质因稀缺而更显珍贵。

推荐序 II | Reinterpreting Zhao Shuli

邵燕祥

诗人、学者

陈为人在这本书里，有根有据地写了赵树理从真诚投身革命到他被当作反革命打死的一生：一是他不能左右的时代走向，二是他对农民利益的忠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执著，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作者有根有据地叙述了老赵的遭遇和他内心的矛盾。

赵树理从“树礼”改名“树理”，表明他要追求真理，他要讲道理，可后来他偏偏遇到了不可理喻的“常有理”，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压人的“惹不起”，他维护和表达农民利益的良知、言论、行动包括作品，在不讲理的时代被暴力打败了。

而赵树理中后期的小说，以他从民族语言特别是民间口语宝库中提炼的、臻于炉火纯青的艺术语言，为母语文学留下无法替代的贡献。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无知。

推荐序Ⅲ | Reinterpreting Zhao Shuli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本书《尾声》所讲述的赵树理的当下命运：他的形象“与时俱进”，却“面目全非”；他被安置在殿堂、广场，以至荧幕，供人瞻仰；“毫不相干，强加给他的塑像”竟有八处之多，他的儿子也只能自嘲地说：“人家说他是我爹。”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呼唤而出的“后赵树理写作”，会是什么模样，实在令人担忧。

本书正是对这样的“时代风尚”的一个反拨。作者以“直面一切事实”的老实态度，将所能收集到的赵树理的方方面面，纷乱无序，甚至相互抵牾的材料，都一一展示给读者。我们，至少是我，越读越糊涂，赵树理究竟是什么人：

“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忠实实践者”？

“党的忠贞的儿子”？

“农民的代言人”？

“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的大师？……

都像，又都不像，总之一片模糊。

在我看来，提供这样一个模糊的，难以作出简单、明确判断的赵树理，而且引发我们许多想不清楚的思考——关于赵树理，关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农民，关于赵树理生活的以及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国家、民族……最后所有这些思考，都会归于对历史，对人的命运、存在的追问，却又没有结论：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价值与贡献。

目 录

- 引子：细节兆示的命运 1
- 赵树理对自己的创作人生有一句极为精炼的概括：“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谁曾想一语成谶。赵树理的悲剧命运，鬼使神差阴错阳差地归结为：生于“斗争会”，死于“斗争会”，命运荒诞诡谲地落入“斗争会”这无休无止无边无际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百慕大”魔魔之中。
1. 一波三折：《小二黑结婚》问世 4
- 当时，作为信息十分闭塞的各分割根据地，赵树理并不知道延安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毛泽东发表于1942年的《讲话》，赵树理也是直到一年多以后才看到。
- 政治家毛泽东的宏图伟略与文学家赵树理的创作理念不期相遇不谋而合了。
2. “山药蛋”是这样长成的 12
- 赵树理认为，要达到“教育农民”、“唤醒民众”的目的，必须趟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
- “山药蛋”与它生成的土壤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这一切都构成了赵树理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潜台词和大背景。
3. “文化娱乐就像‘驴打滚’” 17
- 赵树理显然也听到不少对他诸如此类的微言非议，他对李普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就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4. 一封信引出的斗争史话 26
- 由此可见，赵树理关于“平凡的残忍”的观点，正是这场论战的延续和发展。
- 当文艺争辩逐步升级相持不下时，寻求政治的裁决成为共和国文学思维的一种定式。

5. “旗帜”、“方向”地位的确定…………… 33

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做了如是报道：“……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

这次座谈会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就此确立了赵树理在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

6. 百日抓阄的象征意味…………… 38

可是赵树理偏不碰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住一支笔，一手则紧紧攥住一根赶毛驴的鞭子。

赵树理的爷爷见此情景，长长地叹口气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7. 悲剧情节喜剧化…………… 43

无论怎样看，是从村民记忆中的史实，还是最新披露的司法档案，通过赵树理之笔流传甚广的“小二黑”与“小芹”的这起“命案”，从始至终都充满着悲剧意味，丝毫没有一点喜剧的影子。

也许换一个人换一种写法，完全会变成另一副模样，从中可挖掘出的，也许是更为深刻更为富有社会内涵的有关“人权”、“法制”的主题。

8. 阴影是这样露头的…………… 52

关于《邪不压正》一文的争论，鉴于当时的大形势，最后虽说是有惊无险，没有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已然为赵树理的创作亮起了“黄牌警告”，也让赵树理初次领略了革命大批判锋芒的寒光逼人。

9. 《金锁》风波：批评与自我批评…………… 59

从以上这份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的创作观与当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这样一份检查当然过不了关。于是，在做出第一次检查的两个月后，又有了赵树理的第二份检查：《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把两份检查对照着看，倒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的思想觉悟在“政治压力”下，仅用两个月就有了哪些“提高”。

10. 初尝“上纲上线” 66

这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学术论争，使迂腐的文化人尝到了“上纲上线”的滋味。

面对这一连串的批判和检查，赵树理这个被赞誉为“方向”的作家，是一头雾水晕头转向。正像他后来说出的那句经典名言：“我是农民中的圣者，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11. “东西总布胡同”文艺之争 72

赵二湖在介绍过“东西总布胡同之争”的一些情节后说：“这表面上是一种文学风格表现形式之争，实际上还是在争谁是文学的正统，没有说出的话语是，由谁来掌握革命文艺的领导权。”

12. “五十步笑百步”典故新编 89

现在有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赵树理的学者，都刻意指出赵树理与其他“山药蛋派”的不同，其实，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自觉做党的宣传员这一点上，他们都走在同一条《讲话》指引的“金光大道”上。

13. 立足点成为分水岭 97

赵树理在某次谈创作体会时，“一语道破天机”地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材料的来源，非从生活中来不可，任何作家，不管是戏剧、小说、诗，离开生活不能写东西。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人和事，在我看来，这是次要的。作为旁观者，作为观察员是这样，作为生活的主人不是这样。”

正是这一“生命基因”的不同，使赵树理超越了“山药蛋派”的局限，完成了人格精神的“化蛹为蝶”。

14. “我五十四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 103

赵树理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描绘了当年农业合作化的画面，他做梦也想不到，无意中却是一头撞在了现实政治中的大忌上。

15. 大跃进：理想遇到现实 118

今天，我们返回头来重温“文革”中对赵树理批判的这些材料，实在是一件饶有趣味而又意味深长的事情。当年造反派、红卫兵们振振有词所批判的赵树理的“黑话”和“罪状”，如今恰恰成为赵树理身上的闪光点。

16. 突然升级的“游戏” 141
- 曾被称之为“旗手”、“方向”的赵树理，被人大喝一声：“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 赵树理再次开始写“遵命文学”——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根源，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
17. 乍暖还寒“小阳春” 148
- “大连会议”是继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座谈会之后，对赵树理的一次再认识、再肯定。
- 1962年乍暖还寒的“小阳春”，重新振作起赵树理的批判精神。他认为历史再次证明了他的正确。
18. 功夫在诗外——一个作家的成就 161
- 在赵树理身上，既有理想主义的激情在燃烧，又有现实主义的理智促使他脚踏实地干一些为作家所不屑的琐碎事。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赵树理真正是代表了毛泽东为革命作家所规定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向。
19. 无情未必真汉子，有爱如何不丈夫 172
- 赵树理身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年代，现实时时吞噬着处于两难悖论中的善良灵魂。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赵树理对党的忠诚和人性的真诚。
20. 塑造英雄人物的困惑：从“凡人歌”到“神曲” 193
- 赵树理塑造英雄人物的局限性，已然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不足和缺憾，而且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学原因和时代性局限。当一种意识形态，把英雄人物的塑造，“拔苗助长”地完全脱离开现实生存的土壤，用“三突出”、“高大全”的创作八股，硬是把一首首《凡人歌》唱高调唱成《神曲》时，任何“铁笔”、“圣手”也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之中。
21.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 208
- 赵树理常对女儿说这样的话：“小鬼，不要软弱，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

不该有什么怨言。”

我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出此类话究竟是发自于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在当年那种严酷形势下的违心之言，抑或是确实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使自己能跟上伟大领袖的巨人步伐？

那一代人，几乎可说是“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表达着自己的思想。

22. 命都没有了，还革的什么命？ 221

首先求生存，而后再奢谈革命。命都没有了，还革的什么命？也许在我们珍爱生命的今天听来，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在那个特定年头，赵树理的这些话，无疑却是与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如出一辙！

23. 卡夫卡小说《判决》的中国版本 237

熟读毛泽东诗词的赵树理无疑十分清楚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当赵树理“按着被打断了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画地抄写着”毛泽东的这首词时，想得更多的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还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呢？

尾声：“人家说他是我爹。” 250

面对这尊“面目全非”的赵树理雕像，赵二湖无奈地专门撰写了一篇调侃文章，题目叫《人家说他是我爹》：“这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石头和从未见过的面孔，只是因为刻了‘赵树理’这三个字，我就必须认可，叫他声爹。”